



萧军全集

10

华夏出版社



萧军全集

我的童年
从临汾到延安
忆长春
哈尔滨之歌三部曲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军全集. 10, 散文 / 萧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080 - 4664 - 8

I. 萧… II. 萧… III. ①萧军 (1907 ~ 1988) —全集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160 号



纪念作家萧军百年诞辰



目 录

第一辑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初版前记	3
第一章 母亲	5
第二章 故乡	8
第三章 家族	10
第四章 乳娘	13
第五章 入学	16
第六章 继母们	29
第七章 叔叔们	36
第八章 姑母们	54
第九章 破产	67
第十章 流亡	70
第十一章 归来以后	80
第十二章 苦难的年代	94
第十三章 去长春	105

第二辑

忆长春

小引	111
----------	-----



江城诗话	129
哈尔滨之歌第一部曲(一九三八年春——一九二八年秋)	147
哈尔滨之歌第二部曲(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	172
青岛怀踪录 并叙	180
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	183
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画片	195
哈尔滨之歌第三部曲(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	208
第四次回到了哈尔滨——为《哈尔滨日报》而写	225

第三辑

从临汾到延安

新版前言	231
侧 面	233
第一篇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	234
第二章 照常地醒来	249
第三章 第一个会议	253
第四章 汾河也变得狭细了	256
第五章 刘村及其他	264
第六章 “知道吗？这是手榴弹……”	271
第七章 “共产主义的错误”	274
第八章 日本刀	278
第九章 第一号教授和“东北人”	282
第十章 “这些，怎么能背呢？”	292
第二篇	
第一章 走出临汾	306
第二章 一辆炮车坐在泥泞里	325
第三章 古城	327
第四章 盘道村的早餐	333
第五章 夹谷	335
第六章 清风崖的夜	352
第七章 乡宁	357



第八章	吉县	365
第三篇		
第一章	渡河	372
第二章	渡过黄河以后	391
第三章	延长城	406
第四章	延安城外	414

第一輯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初版前记

每个人全有他们的童年，每个人在生活中全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幸与不幸……因此每个人把自己的历史认真地写出来，全可能会成为一部感人的“杰作”！——我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我是个文艺作家，已经有了几十年写作的历史，发表过若干篇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因此有些读者对于作者本人生活经历就想多知道一些，好参酌作品中的“真实性”，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来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他取用了任何题材，描写了任何人物和故事，从广义来说，它全要通过“自己”而再现的。不过，这种“再现”，它全要通过自己的咀嚼、消化而再现。蚕吃了桑叶，蜜蜂采了花蜜……它必要添加上“自己”的一些东西，才能够成为丝，成为蜜……

一个作家，他不能尽吐一种颜色的丝；或者尽酿一个味的蜜，因此他们的工作比蚕和蜂要复杂一些。蚕离开桑叶、蜂离开蜜源是否还能够吐丝或酿蜜？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作家却比一条蚕，一只蜂……食源和蜜源……要广阔得多，因此他们的“成品”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才不致流于单调。

自从我正式从事写作工作以后，我就有意识地寻找“食源”和“蜜源”了；留心各样的事情，观察、研究每一个引起兴趣的人，——不管他们是美的和丑的；可爱和不可爱以至可憎与可恨的。那种仅是单纯的、“自在的”材料来源已经不满足了，就要进一步“自为的”要寻找能够寻找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可以给予一位初学写作的人一个启示，不要以为有一点“自在的”生活材料，就能够挖掘一辈子“坐吃山空”，要不时地寻找新的来源，而且要能够掌握这新来源……

我的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已经是七十几个年头过去了。由满清末年到军阀割据，到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到国民党统治，以至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



人,经历过,见过许多了,因此对任何事情的发生,任何人物的出现和转化,已经不再感到稀奇或惊讶。有些事和人全好像全似“古已有之”的样子,当然这决不是简单的“循环论”,一切事还是在进步着的,不过是比较慢一些罢了。

《我的童年》是我的生活过程中一部分,是由我的出生到十岁时期的一部分。也可说是由乡村到都市的一部分。从这一部分的生活,也可看到我所处的社会——军阀割据社会中——的一角。在这一“角”的社会中,产生了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

这《我的童年》原名为《我的生涯》,原来继续发表于一九四七——四八年在哈尔滨我所主办和主编的《文化报》上,已经是近乎四十年间的日月过去了。如今《北疆》又发表它,而且还要印成单行本,这是我意料以外的事。

我对于自己所写过的文章和书,总是把它们作为一个“过程”的产物而看待的,这《我的童年》也没例外。至于它们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从来不大想它们,也从来不想做任何人的“榜样”;同样我也不想“完全”学什么人。

我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做过一些具体的事——如此而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卅日夜

于北京团结湖



第一章 母 亲

母亲生下我七个月就死去了！她是被父亲一次残酷的鞭挞之后，吞食鸦片自杀而死的。听说她那时只有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

“你长大干什么呀？”

“给妈妈报仇啊！”

“你知道你妈妈是怎样死的吗？”

“喝大烟死的。”

在我刚刚有了记忆，邻人们常常玩笑般的引逗我说。听了我的回答，他们和她们似乎有了某一种的满足，就要哈哈大笑一场。我不懂得那时候我的小小的心灵是痛苦？是悲哀？我也不知道“给妈妈报仇啊！”是什么人教给我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但终于被父亲听到了。一次，他把我扯到他的面前，眼睛是那样锋利而残酷地盯着我的脸说：

“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呀？”

“我自己！”

“以后再也不准这样说。再说，我就打死你这小坏种，你不是我的儿子！”

父亲真的当人宣布了他不喜欢我，他不稀罕我这儿子了。可是我并不为了他这恫吓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有人问我：

“你长大干什么呀？”

“给妈妈报仇啊！”我依然是这般回答着。因为在我那时的观念中，不独“母亲”这两个字和意义对于我是无关的，“父亲”这两个字和意义对于我更是无关的。我愿意见到任何人，却不愿见到他，不管他对我是偶然的爱抚或亲近，我却永远惧恐和憎恶他。甚至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像由春天一下子跌进秋天，我要逃跑啊！我不愿见到他！永远也不愿见到他啊！那时候我唯一快乐的窝，是像一只小鸡雏似的永远跟随在祖母或祖父以及五姑姑的身旁。（我祝福这二老死去的灵



魂安定！我将来还愿回到故乡能见到五姑姑一面。）

妈妈长得什么样呢？我不知道。因为她并没有照相或画像留下来，只是偶尔从邻人或者和她有关的亲属以及姊妹行那里，听到一些零零碎碎关于她的描写：

“这孩子的眉毛和嘴有点像他妈，眼睛却不像了。他妈妈是一双长睫毛大眼睛，又黑又亮，眉毛和头发黑得像墨染过一样，这孩子的鼻子和眼睛却像他那丑爹。”

父亲是生有一双单眼皮近乎三角形棕色的小眼睛，一条直鼻子。我如今从镜子里看起来，自己也确实像父亲当我现在这般年龄时的样子了。只是我的眼尾比他吊些，颧骨比他高些，颊骨也比他扩大些，他是近乎三角形的脸，我则是长方形。

母亲太早的家族我不清楚，只知道是个官宦人家。她的祖父姓顾，外号“顾庆老爷”，曾做过前清时义州城的“四门提督”，如今义州城东大约还有她家的坟茔。我的外祖父曾读过书，做过“师爷”之类，后来得疯病死了，临终时曾嘱咐过要把女儿嫁给平民人家，所以才能嫁到我们家。

记得，当我八九岁的时候，因为家里破产了，随着祖父逃债外乡，从蒙古回来，曾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夜。我的一个舅父还在，当时大约有三十多岁，身材不太高，如今我已记不清他的面貌，那时候他已经沦为小商人，做“货郎担”了。我也还记得那宏大的城堡似的院墙，庙宇似的房屋，但已经卖给了别人，他自己只留下三间小房住着。有一个高身材长得很美丽的续弦舅母，两个表姊妹，她们对我全很亲切。

早晨，舅父送我们启程，走了一里又一里，已经快接近义州城了，在一片有围墙的大坟场近旁他才停止住，从怀里掏出一串用红绳串着的铜钱来，交给祖父说：

“给孩子在路上买点什么吃罢！”他的声音哽咽住了。

“你妹妹留下的只有这条根了！”祖父指着骑在驴背上的我说。

“愿你们好好把他教养成人罢！”舅父开始哭了。

我和祖父已经走得很远，我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后来祖父告诉我，那片坟场就是顾家的坟场。松柏树木虽然还很森严，垣墙却已经有些荒凉残破了。因此，我家虽然是平民，一般人却很以为有那样的外祖父家为骄傲。他们称赞我有好根源，将来必有一番发达。更是那位曾为我父母做媒的红眼边，我叫他做姨夫爷的杨广元，每次我到他家，总要把我外祖父的门阀和光荣给我述说一番，这使我全感到一种



羞惭，不愿到他家去了。可是我那瞎了眼睛的姨姥姥（她是我外祖母两姨姊妹），却真正关心我。每当我到她家去，总要把我叫到她身边，摸着我的脑袋，鼻子和眼睛。说着，由欢喜到流泪，说着妈妈的长相，脾气，家世，一直说到她的死。

“……那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啊！头一天晚间我们这里杀猪，请她来吃血肠，抱着你，欢欢喜喜地来了，谁知道第二天早晨就……就听到这凶讯啊！”她每次总要流泪一番，虽然她的眼泪并不很多。但她却从来对我父亲没有说过抱怨的话，对于我祖父和祖母以及家人，却有着不满，她认为他们太逼迫她。一直到我入了“军官学校”暑假回家去看她，她也还是那样摸着我的脑袋和眼睛……说着，哭着：

“如今你长大了啊；好好出息一番，也不枉你妈妈生你一场，——你为她上过坟了吗？”

“上过了。”

我虽然从小就不大相信鬼神，但是每次回家，我也还是要为妈妈烧一次纸钱。我也从来没有像姐姐在妈妈坟前那样痛哭过或流过一滴泪，只是感到一种空漠漠的哀愁，觉得在这人间是空旷而孤独的，和谁也没有关联。当我坐在坟边石头上，看着那由急速而渐渐缓慢燃烧着的纸箔，看着那轻轻飘飞去的灰片，我也曾幻想过“阴间”。也曾幻想过妈妈会从坟墓里笑着走出来，领着我回家去，从此，我也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有“妈妈”可叫了！

因为妈妈是“横死”的，她便不能葬入正式的祖坟。我们是村中的大族，坟场也是大的。它位置在村后一带山冈中间，没有高大成材的树木，除开一些黑色岩石而外，再就是生满荆条和灌木，在夏天它们就开放一些带有香味的紫色小花。

妈妈的坟，是被安置在祖坟场外边右前方一处小山丘上。因为死的季节是冬天，土地冻凝得像石头，刨掘不下去，加上石头又多，棺材再大……因此它就如浮丘在那里一般。家人们还等待我将来了做了“将军”，父亲死了，给他们并骨安葬，那时候，母亲的骨殖就可以进入祖坟，从此也不再被当做无主的“孤魂”在外面被欺侮游荡了。

母亲啊！在生前你被欺侮，死后也还要被歧视！我开始懂得这人间！一颗小小复仇的灵魂，它开始由柔软到坚硬，由暗晦到晶明，在我的血液中被滋养，被壮大起来了！——它一直陪我到今天。



第二章 故 乡

我的故乡并不美丽，只因为它曾经生养过我，有时还怀念它。

这是属于辽西省松岭山脉附近一所不算太小的山村。它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名字叫下碾盘沟村。另外还有个上碾盘沟村，彼此距离有八里路。这村名的由来我不知道，也许这里曾经出过碾盘石，或者就以此而得名吧！它本身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历史或故事流传下来，大概和附近村庄的历史差不多，全是由关里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来的移民或被发配的罪犯们所开创起来的。我的祖先据说就是由山东移来，已经有了十三、四代的历史了。

有一条约占一里宽阔的大河床，东西贯穿着，这河床大部分是干空的，充满了各色圆滚滚的石子，或是被磨得很菲薄光滑的石片。平时只有一条约莫五丈宽，二尺深的小河经常在流着。水是清湛见底的，也有一些小鱼，在某一处崖角也能汇成一丈来深的小潭，供给孩子们夏天游泳，也能够淹死人。但是一当夏天有了连绵的大雨，这河流就要横行了，它不独要充满了整个的河床，而且还要侵进村庄，听祖母说我们过去的家就曾被这河水冲洗过一回，失去了所有的牲畜和东西。老人们是相信有河神的，他们认真地描写着当河水暴涨时候的情景：

“像千军万马在那里喊叫啊！到处是红灯，到处是戴红缨帽的人。神在喊叫着什么人的田地，什么人的房屋该冲不该冲的；果然啊！第二天一看，人们认为该冲的却什么也没动，认为冲不到的地方，却成了“河身”了啊……”

他们把鼃叫做河神，平常凡是河边有田地或有房屋的人，他们总要用石头叠成一座小庙，用木牌写着“河神之位”在供奉着。轻易是不喊“王八”这两个字眼儿的。

河床对岸是一带高低不一，连绵不尽的山岭，正对着村庄有一架



由若干小山丘拱叠成一座很端正像埃及的金字塔又像一尊趺坐着的弥勒佛泥胎似的大山。这山正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沟谷一直伸长到河边，山上的雨水就由那条长谷里倾流到河里来，平时它也是干涸着的。

村庄，是位置在河这岸一带较低的山岭前边的平原上。从上边投视下来，它就像一具贴着地面灰色或绿色的大蝙蝠，两翅狭长而尖锐地伸展着，后身一直延长到山脚，村中的树木就像它的绒毛一样……

我的家正当这蝙蝠底头，它坐落在这全村最前面又是最中央，地势微微隆起。大门的方向正对着从前山伸下来的那条谷口，因此人们全说这是个不祥的地方，容易冲来灾祸的家宅，要出不祥的子弟……但我们家里的人却并不十分相信它。

“一福压百祸啊！”这是祖母常常用以回答人们好意或恶意的警告。她是相信神的力，但更相信人的力的人——祖母啊！你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雄心以及向人生战斗力量的人啊！我永远怀念着你啊！



第三章 家 族

祖父的身材高大，像一个老年的英国人或是犹太人。他有一个拱起的大鼻子，脸色又很黑，也很爱钱，从来不大笑，也不随便发脾气，走路来的速度几乎永远是同一快慢，两只眼睛虽然不算小，可是那眼脸是厚而沉重的，永远下垂着，轻易不抬起来看一看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他给人的印象是沉静、自尊，无论什么时候全有着自己一定的主张。

祖母和祖父恰恰是一切相反的。她身材短小，热心肠，明快，勇敢，喜欢讲话，容易发善心，爱流泪……有时竟是显得喜怒无常和有些浅薄以及自负得使人难堪，近乎夸大狂。她具有着一幅端正、明净、宽大的前额，一条高而直的鼻子和一双深而亮棕色的鸽子似的小眼睛。在我记得她的时候，牙齿已经开始在脱落了，头发已近乎灰白，脸色黄黄的，因为她不独操劳一生，而且还生过十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中途死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那时候虽然全是六十左右的老年人，却永远像一对少年夫妇那样彼此不相让：争着，吵着，相骂着，以至于殴打起来。结果常常是由他们的儿女组成临时“法庭”，评判是非。祖父总是无言地听着，而祖母却常要感到这些“法官”们评判得不合理，要噪骂起来：

“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全是那老东西（指祖父）的坏种子，全偏向他……我用得着你们这些毛芽子来教训我吗？你们说，你们哪个敢说不是从我肠肚里爬出来的？我是你们的后娘吗？啊？”

听凭她的叫或骂，叔叔和姑姑们还是嬉皮笑脸半玩笑半认真地责备她，驳说她。……因此正当她噪骂得很起劲的时候，有时竟能够“噗哧”或是不能自禁地“格格格”大笑起来。嘴里虽然还在骂着，骂着……可是怒气却一股风似的不知飘到那里去了。婶子们也要别过脸